

德文郡的逆表情

云想霓裳

尘世间的风景有两面：眼睛看见的和文学艺术照见的。

眼见的德文郡犹如一个英伦逆子，罔顾它以北常年串通一气的阴霾，任由阳光灿烂得没心没肺。花花草草于此地均失了章法，石楠和海岸草疯长倒也罢了，连园艺宠儿绣球花都被暖湿的海风吹出了野性，旺盛地开成一片，一副不肯收敛的性情。悬疑大师阿加莎·克里斯蒂出生在这里，那座海岸线上被棕榈树装点到失真的小城——托基赋予她天然强大的神经。德文郡是她写下的，不断离开又回去的阿加莎一生写了太多精彩的推理小说，她笔下最适合发生凶案的天气不属于这里，这里太明媚太反叛。

其实不止德文郡，从多塞特郡到康沃尔，再向东延伸至整个侏罗纪海岸，都是同德文郡一样的逆表情：天生冒险，以及追逐悬念。哈代把德伯家的苔丝写破碎了，最后的清晨，她在巨石阵上沉睡，像一头被宿命追杀的小兽，等待终级的毁灭降临；奥斯汀把相信激烈情感的玛丽安写破碎了，威洛比的远去令她痛裂到差点以命相殉，但最终活了下来，带着伤痕和理智的心神。如果说文学艺术照见了这片红土壤上的“薛定谔破碎”，那历史之眼见证的，则是人类一场里程碑式的冒险。

大西洋的两端，系着同一个名字：普利茅斯。从英格兰到新英格兰，只有六十六天。从英格兰德文郡的普利茅斯到美利坚鳕鱼角的普利茅斯，这条文明延长线，是一艘名为“五月花”的木船画出来的。那是1620年的旧事，一百零二个人集结在德文郡的普利茅斯港口，带着圣经、农具、对新大陆模糊的想象和在固有世界已经无处安放的信仰，出发。那一刻他们自己也不知道，将要掀开的，是人类文明的另一行。“五月花”载重不过一百八十吨，在大西洋的涌浪里，它渺小的像一片叶子。六十六天的航程，两人死亡，一个孩子出生在海上，取名“海洋”。抵达时正值严冬，放眼尽是茫茫冻土和荒野，新大陆没有他们期待中的温柔，只有第一个冬天里便死去半数同伴的凛冽。两年前的九月，我亦赤足踏上“五月花”号登陆的沙滩，普利茅斯的天空一直下着绵绵清冷的细雨，像极了英伦雨季波濤云诡的阴湿天气；此刻，又是一个九月，另一端的普利茅斯铺开了加利福尼亚般灼灼的秋阳，将我的脖颈晒得发烫。当溯源形成闭环，我仿佛看见一场奇异的灵魂互换。

四百年倏忽而过，总有人会对另一些人的不安分表示不解。对故土放下执念，对习惯舍弃依赖，理智与情感的纠缠，不是只存在奥斯汀的小说里。迁徙、告别、漂泊、探索、重生，所有一切在决定的时刻都只有未知的悬疑，没有意义。所谓时代，不过是把旧问题换了一套新的天气；所谓文明，也不过是在不同的岸上，反复练习如何活下去。意义，都是后面活出来的。

一个人，换个地方异军突起，自成一派，但内心仍记得自己的老家。

但是，咱这么有特色的煎面，不能总跟别的混在一起叫炒面啊。听说沈阳又有创新，刀削面煎完一面，翻过来煎另一面。这想起了新名，跟美国餐馆那个一样，也叫两面黄。可那些只煎一面的刀削面怎么办，它们在沈阳数量更多，日子更久。咱别受限制，得突出那个“煎”字，那好，一面两面都算上，就叫香煎刀削面，如何？



孤云野鹤 (中国画) 李雁

校规、滑头、成绩簿

史航

男怨女，恨不得除了自己和所爱的人，全部死干净了。”害得徐志摩给周作人写信：“我觉得鲁迅先生脾气难捉摸……他似乎时常在嘲笑我，而我却没有反应，但他对我似乎有些过不去。”

14岁的小徐，如同此后余生的二十多年，不跟任何人过不去。他眼睛是不闲着的：“至清泰站闲步，见脚踏车甚多，往来驰骋于马路，甚自得也。”

父亲来杭州，他去接站，“往看戏法颇足动目……逗留约半句钟，见一外邦人壮硕异常，殊堪羡慕。”想想以后他要骑多少次单车，见多少洋人。

“今夜拟睡于父亲处，父亲以夜间尚有事，嘱余且回寓。”想想以后父子将如何冷战，还好此刻命运未曾剧透。

“闲居小舟，遥观野外风景，当今三春之候，桃柳明媚以争妍于溪滨河畔，诚足为骚人逸士之吟咏料。惜余无大夫材，愧无以应此佳景。”那时他觉得眼前都是诗的材料，可自己不是写诗的材料。

他那时绝对不是叛逆期，看见同学在熄灯后“喧哗谑笑，殊背校规”都写入日记。我竟想起了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里的阿译长官，团体外一只跃跃欲试欲言又止的白乌鸦。

“与赵乃转、蔡春元戏顽，为学监所见，幸不见责。此后宜加检束，倘被记过，于名誉殊有关碍也。”要是学监姓周名树人，这故事简直闭环了。

“以小洋四角唤得小舟一只，至岳墓，船家乞洋一角作饭资。

后游毕而出，船已远颺，茫茫大湖竟无觅处。噫！滑头世界果然无一非滑头也。彼舟子年逾半百，尚刁狡若是，世情不可问矣。”

他一生不能理解的就是冷漠和滑头，他的爱人陆小曼也是。我没读到陆小曼14岁的日记，但我有她的未刊日记三种，以后分享。

三毛《我的宝贝》写到爱人荷西小学一年级开始的成绩簿：

“看见他小时候那么多不及格，眼前浮现的是一个顽皮的好孩子，正为了那个补考，愁得在啃铅笔。”

“在我初二休学前那一两年，我也是个六七科都不及格的小孩子。”

“想到这两个不及格的小孩子后来的路，心中感到十分欢喜和欣慰——真是绝配。”

我也欢喜欣慰——等小徐变成了志摩，少年老成变成百无禁忌，就遇上了不懂事的小曼，他今生的达令，真正的绝配。

又总是没有。轮到我茫然了，这都追到老巢来了，怎么还未见到真章？或许，那个“真章”正躲在某一逍遥的所在，暗笑我的努力不够？

日前回沈探亲，从网上得知，南市场有家馆子经营老式“蛋炒面”，一看照片，惊住了，就是它！众里寻他千百度，一点不让你有个精神准备，就冒了出来。马上与妻子前往。馆子极小，仅三张餐桌，一个收银台，我俩之外，还有一位快递小哥，一对母女，都是慕名而来，专点蛋炒面，一份12元，平民住着平民价。我们那份煎好了，吃到口中，欣喜，慨叹，一切都回来了，一切都没有变，一切又都在变，连付款都不用现钞了。

网上说，这种“蛋炒面”很受欢迎，城里还有不少小馆在卖。这事值得琢磨，不算一种现象？想象一下，当年有一位或几位山西老客，囊中或心中带着家乡美味，风尘仆仆来这里一看，沈阳好啊，不走了。沈阳人爱吃外来的刀削面，也喜欢新口味，现在的沈阳人发明了烤鸡架，那时的老沈阳人，叫盛京人、奉天人也行，可能就跟山西老兄一起，或者哪一方面独自研究出了这种民间美食，新的一派就此诞生。当然，人们还是念山西的好，扬刀削面的名。好比本单位、本地区

一段落，还是去打卡了几家餐厅。台州菜如此好吃，小海鲜、食饼筒、姜汤面样样赞，就连小龙虾都比别处鲜甜些。

开业前两天，嘉宾们到了。张新颖老师一见我，便说，从前不知道，原来你是这样的工作狂，余华和潘凯雄两位老师也点头称是。他们这么说，倒也不是没有缘故——我老在半夜给他们发微信。不是成心，干到半夜，忘了看钟点而已。记得有一天，同事打电话来问，要不要来接大家回住处？低头一看，手机屏幕上显示凌晨两点整。抬头看，黄岩店的总经理还爬在梯子最高

处，往摆满书的书架上挂防尘膜，其他同事或送货，或理书，或扶梯子，或搞卫生，各司其职，忙而不乱。图书上架乃头等大事，大家似乎都无暇顾及此刻夜里几点。还没写到开业，字数就将超标，只好长话短说。开业五年来，最深的交情，结在了一起熬夜的黄岩伙伴身上。从筹备到开张，中间自然少不了纠结、沮丧、争执，这些事，做什么都免不了，但顺利度过了，就凝结出不可动摇的信赖。开业那天，第一批客人走进书店的那一刻，我们紧紧拥抱着在一起。有摄影师拍下了那一瞬，之后每一次翻看，我的脸上都会浮现出同款笑容，那是书店人最快乐的时刻。

五年，朵云书院·黄岩店慢慢从网红地标变成了文化地标。读书会、分享会、工作坊、演出、展览，一样一样做起来，一个静态的空间，变成了思想碰撞出火花的地方。黄岩文体中心、几木空间、陈丹燕玫瑰书房，都留下我们的足迹，我们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去呈现、体现一间书店对城市的重要性。黄岩的伙伴们肯干，也在行；他们敬重文化，更容得下各种各样的想法，这是伙伴们的境界，又何尝不是黄岩的胸襟。朵云书院这第一家外地门店，因为他们而有了光彩。而我呢，在爱上这里的美食之后，又爱上了这里的人，也爱上了这座城。

十日谈

悦读·悦心·悦人  
责编：郭影

爱书人的书架上或多或少都会有几本“书之书”。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新派刀削面

刘芥

对山西刀削面，尤其是这种蛋炒面持续至今的好印象。

印象再好，有意见该提还得提。沈阳的这种“蛋炒面”，名字不太完美，三个字倒有一个不准确，那个“炒”字，怎么讲都应是“煎”，就是把半熟的刀削面加上蛋液，摊到锅中无须搅动，小火细煎成一个整体，再拿铲勺托底，连盘一扣，一种带“嘎渣儿”的圆饼形美食就制成了。它闪着亮晶晶的

细的面条煎制而成，容易发脆，变硬。沈阳那个“蛋炒面”，用料是刀削面，每一根都厚厚实实，合成一团，既能煎出酥脆的薄层，又能让内里酥软筋道，口感丰富。

重返沈阳，太原街上一排排熟识的老商店老饭馆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代之是一幢幢高大威猛的新建筑。早年心仪的那家面馆，连同同门的白衣师傅，连同滋滋啦啦煎香四溢的老式煎锅，连同我和妻子抢着吃长相忆的青春美食，你们都到哪里去了？

久居北京，吃过多家刀削面，猪肉卤、牛肉卤、茄丁卤、三鲜卤、鸡蛋西红柿卤，哪一种卤汁拌面都好吃。更想吃的是早年那种蛋炒面，每每问及，餐厅满口答应，端出一看，哪里是煎，果真是炒，锅中扒拉来扒拉去地炒，面条一根是一根，谁也不跟谁连着。我就将我心中的“蛋炒面”描述出来，一次又一次，对方皆一脸茫然，幸亏是我族类，否则就该耸肩摊手了。

京华虽好，毕竟不是刀削面的发祥地，想与老相识重温旧情，还得去山西吧。这些年因缘际会，我没少跑三晋大地，雁北河东，大邑小城，进到哪个面馆我都细看菜单。跟北京一样，蛋炒面总是有的，而沈阳的那种“蛋炒面”，



人生一瞬

许桂林

人的这一生，原是无数瞬间的河流，而有些瞬间，却如河底的卵石，被时光冲刷得愈发明亮，沉淀在记忆深处，成为生命的坐标。

那一瞬间，我愣在原地，半天回不过神。多年以后，当我回望人生，这个没有对白的瞬间却愈发清晰。原来，一个善意的举动，在施与者或许是举手之劳，在受助者心中却能种下一生温暖的种子。从那时起，我懂得了：真正的善良，往往悄无声息。

淮北农村的岁月，让我懂得了另一个瞬间的分量。那年感染疟疾，高烧退后，浑身酸痛，食不甘味。村里的王婶送来鸡蛋，我却毫无胃口。她问我想吃什么，我脱口而出：“上海的雪里蕻咸菜。”话一出口便后悔了——这穷乡僻壤，哪来的上海咸菜？

接到“夜光杯”编辑有关全民阅读活动的电话时，我正在从台州黄岩返沪的路上。6月26日，朵云书院·黄岩店就满五岁了。因为这家店，我与黄岩结下了说不清的缘分。开书店，是许多文艺青年的理想，或者说梦想。一杯咖啡一本书，闲坐书架间，快活似神仙。但真做书店的人，觉得这想法的的确在做梦。三餐不定，年中无休，才是寻常事，遇到新店开张这样的大活计，就更别提了。

六月正是杨梅上市的时候，黄岩的美女同事每天早晨摘两篮子，放在那间大屋子里。那屋子，说是仓库也可，说是办公室也可，说是员工休息室，也勉强算得。居中两张巨大的桌子，电脑、打印机、扫码枪挤挤挨挨。一桌塞一篮，馋了，便去吃一颗；饿了，也去吃一颗。刚从树上摘下三餐不定，年中无休，才是寻常事，遇到新店开张这样的大活计，就更别提了。

台州菜近来颇受欢迎，但我心目中的台州美食第一，一度是杨梅。黄岩店是朵云书院第一家外地门店，也是第一家加盟店，开业筹备忙得我昏天黑地，虽久闻台州菜的名头，但大家既没心思也没有工夫外出觅食。一个汉堡，就算一顿饭；忙起来，连汉堡也不高兴去买。

我和妻子谈恋爱时，在沈阳太原街请她下了次小馆，在解放电影院对面的胡同里，店名朴素直白，就叫“山西刀削面”。我未来的妻子比较注重客观事物的多样性，说咱俩一人要一种，别重复，说完率先点了卤肉面。我点的是蛋炒面，刚吃两口，那边筷子伸过来，说比她的好吃。那还有啥说的，一起吃吧。这家面馆意思非凡，它不但见证了两个年轻人的辨别能力，还开启了我

我的童年，属于家家户户烧煤球的上海。那年七八岁，母亲临上班前交给我一个任务，要我端着簸箕去煤球店买四斤煤球。那时小小的我，两手端着沉甸甸的煤球簸箕，走几十步便要歇一歇。弄堂悠长，阳光斜斜地洒在水泥路上，我像一只负重的小蚂蚁，艰难前行。忽然，背后伸来一只大手，轻轻端过我的簸箕，那我只好把簸箕高高举起，然后只用三根手指稳稳托住底部。那是一个大哥哥，他目不斜视，大步流星，仿佛这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。我跟在后面，仰望着那三根手指托起的簸箕在空中移动，那姿态，竟有一种说不出的帅气。他一直走到我家门牌号前，放下簸箕，拍拍我的头，然后转身离去，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话。

那一瞬间，我愣在原地，半天回不过神。多年以后，当我回望人生，这个没有对白的瞬间却愈发清晰。原来，一个善意的举动，在施与者或许是举手之劳，在受助者心中却能种下一生温暖的种子。从那时起，我懂得了：真正的善良，往往悄无声息。

淮北农村的岁月，让我懂得了另一个瞬间的分量。那年感染疟疾，高烧退后，浑身酸痛，食不甘味。村里的王婶送来鸡蛋，我却毫无胃口。她问我想吃什么，我脱口而出：“上海的雪里蕻咸菜。”话一出口便后悔了——这穷乡僻壤，哪来的上海咸菜？

谁知当晚，王婶颤巍巍地端来一碟腌腊菜。“学生，你尝尝，这不是你吃的咸菜？”她用粗糙的手捏起一小撮腊菜，眼里满是期待。那腊菜形似雪里蕻，味道却不同。但就在那一瞬间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千里之外的异乡，一碟普通的腌菜，却让我触摸到了家的温度，看见了一颗母亲般厚重的心。从那以后我明白了，人间至味，往往不是珍馐美馔，而是那一份肯为你费心的情意。

人生苦短，不过三万多多个日夜。但正是这些闪闪发光的瞬间，让生命有了温度，有了意义。每一个瞬间对我来说都是永恒，每一个瞬间在今天看来，都是命运破解不了的奇遇。